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莽野神龙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松香光
居士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莽野神龙

上

(台湾) 正中书局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莽野神龙

下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莽野神龙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42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-6484-0193-6

(上、下)册定价:34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，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内容提要

江湖神秘客周永旭,幼年适逢身怀(太乙立功)绝技的满天星顺天王起兵反明。村寨遭劫,家破人亡。永旭由于武林绝顶高手宇内三仙搭救、收留、授艺,练成盖世(一气)神功,乃号称神龙浪子,踪迹天涯。寻仇五载,但杳无音信。

顺天王兵败,突出十万官军重围。化名毕夫子,潜迹江湖,收徒传业,网罗溃兵散将,招揽黑白诸雄,勾结覬觐宝座的明宗室宁王,欲图东山再起。

当是时。魔邪相争,约会九华,双方广邀助拳,白道也赴会观潮,群雄麇集。天王、宁王皆欲网为已用,纷纷派出高手。大肆活动。浪子也追寻线索。孤军深入九华,伺机搅散魔邪大会。逼迫顺天王现身,以便跟踪追迹,从而进行最后的致命一击。

书中黑道白道、官家爪牙、宁王鹰犬……迷魂高手、使毒专家,职业杀手,形形色色。纷纷出笼,紧张惊险,光怪陆离,有声有色,煞是热闹非凡。读来如睹美景,如品佳肴,堪称休闲中良伴。

一 乌江斗霸

四月天，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，官道上奔忙的旅客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正是赶路的好时光。路旁三家村前的小食店，未牌时分显得冷清清，不是打尖的时光，往来的旅客除了停下来喝口水之外，别无所求。

因此。两个店伙计显得懒洋洋无精打采。

小伙计闲得无聊，伸手擦了擦酒坛子上的灰尘，拍拍手转头向北望，突然叫“嗨！好雄壮的客官，歇歇啦！喝碗酒赶赶乏提神，等会儿上路保证精神些。”

北面来的客官大踏步进入店前的凉棚，“砰”的一声将大包裹往桌上一放，再放下长布卷，伸腿勾出一张长凳，大马金刀地坐下说：“小伙计，给你这么一说，真把在下的酒虫儿引出来了。来三五壶酒，切几味下酒菜，要快。”

这位客官不但雄壮，而且一表人才，粗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脸颊透着红红的健康色彩，留着剪得短短的八字胡。

年轻、雄壮、英姿、活力充沛、手长脚长。

他那双明亮的大眼中，流露出精明、机警、灵活的神色，但并不凌厉，嘴角经常流露一丝笑意。

因此令人觉得他和蔼可亲，是个很好说话的人。

穿的是青直裰，像个庄稼汉。

小店伙计含笑张罗，先送来了茶水和汗巾。

酒菜是现成的，一盘卤肉，一碟豆干，一味炸龙芽豆，再加一碟五香笋丝便够了。

酒当然是先上一壶，小伙计替他以上一碗酒。

年轻人一口便干了半碗酒，泰然自若地嚼着卤肉，向迟至一旁的小店伙招手。含笑问：“伙计，你这里是何处地面？”

小伙计哈腰笑答：“小地方，小杨村。”

他呵呵笑。信口说：“你也姓杨？”

小店伙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咱们这里三家全姓杨。”

“三家人也叫村？”他笑问。

小伙计呲牙咧嘴笑，说：“客官，你可别看小了敝村，当年这里还是乌江县北面的大镇呢。”

他指指西面两里外的一座小土山说：“对，看了那面的乱坟山，便知道七八成了。”

小土山全是白杨村，荆棘丛生，但仍可看到不少坟墓，断碑残碣颇为注目。一片荒凉。

一群老鸦在山头哇哇叫，追逐着一头盘旋林梢的苍鹰。

“客官的意思……”小店伙计不解地问。“呵呵！那儿躺着千儿八百个去世的好人。总不会是从你这三家村抬出去的吧？”他调侃着说。

“客官取笑了。”小伙计讪讪地说。

他喝了一口酒笑道：“小哥，别见怪。开玩笑的。我这人百无禁忌。说真的，这里是乌江县地面？”

小店伙计直摇头，说：“乌江县已经撤掉百余年啦，目下这里乃是江浦县地，南面七八里便是和州地面了。”

“哦！就到了和州？”

“不，和州还有五十里左右，那是和州的乌江镇。”

他哦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西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，自己砍下脑袋来的地方。”

“对，正是这地方。客官经过时，可到镇南三里地的霸王庙会瞻仰瞻仰。”

“我会去的，谁会错过呢？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，这是不公平的。”他喃喃自语，突然抓起酒壶，咕噜噜干了一壶酒，道：“取大瓮来。”

店伙一惊，狐疑地叫：“客官……”

他虎目倏张的问：“你打算不卖酒？”

店伙一惊，急急入店，喃喃地嘀咕：“这位客官发起威来，眼神好吓人，大概是个令人害怕的活霸王。”

不久，送来了一坛酒。

他一手提过，眼神已恢复原状，向店伙笑问：“你说，如果当日楚霸王得了江山，有楚没有汉，会不会今日仍是大明皇朝这种乱糟糟的天下？”

小店伙脸色大变，摇手道：“客官，生意人不谈朝廷事，小的……”

“好，你走开吧。”他挥手说，眼神柔和了许多，拍开泥封，举起酒坛咕噜咕噜牛饮。

两名店伙躲得远远地，感到心惊胆跳。

不久。他已有了六七分酒意，以左手三个指头举起空酒碗，右手用筷敲着碗信口长歌：“君不见：淮南少年游侠客。白日球猎夜拥掷。呼声百万终不惜，报仇千里如咫尺。少年游侠好经过，浑身装束皆绮罗。兰蕙相随喧妓女，风光去处满里歌。骄矜自言不可有，侠士堂中养来久。好鞍好马乞与人，十千五千旋沽酒……”

“啪”一声碗筷放下了，他眯着醉眼向屋旁招手叫：“出来吧，你来了不少时候了，老兄。”

一声长笑，屋角钻出一个挟了打狗棍，挂了百宝袋的肮脏的老花子，后面跟着一条癞狗，直趋桌旁说：“可找到对手了，咱们拼一百碗。”

他向店伙大叫：“添一双碗筷来。”

老花子拖长凳坐下，顺手抓起一把卤肉。向癞狗一丢，说：

“添碗筷，不添肉？你是个小气鬼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抓颗龙芽豆往嘴里一丢，说：“南乞，你知道自己令人恶心么？告诉你，我这人从不自命清高怪诞，虽没有洁癖，至少不喜欢用手抓食物填五脏庙，你明白么？”

南乞咯咯怪笑道。一看不惯，你为何不走？”

他推碗面起说：“走就走。”

南乞抓把龙芽豆往口里塞。说：“希望你走得了。”

他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家伙，你要留住我？”

南乞脾睨着他说：“我老要饭的这两千克回答。想留下大名鼎鼎的江湖神秘客神龙浪子周永旭，谈何容易？算了吧。”

他冷冷一笑，冷冷地问：“失时子、南乞名不虚传。你知道神龙浪子多少鸡零狗碎？”

“有几个人能看一眼便能叫出你的名号？”南乞颇为自豪地反问：“当然啦！我这个老江湖可不是白叫的。”

“不多。哦！大概你钉上在下许久了。”

“不久，大概有三五天工夫。”

“螳螂捕蝉，你果然高明。”

“夸奖夸奖，不过，你敲了江浦地低三尺赵剥皮一记闷棍，我竟未能赶上。”

“不错——敲了三百两金叶子。地低三尺赵剥皮的金银，我不替他花，岂不罪过？”他傲然殖说。

“赵剥皮不是善男信女，他饶得了你？”

“哈哈！下次我再敲他千儿八百。哦！你想分一杯羹不成？”

“我？开玩笑，你把我南乞……”

“呵呵！在下失言了，你是誉满江湖的侠丐，当然不是为一分羹而来，大概是打抱不平，伸张正义来的了。”

南乞咯咯笑，说：“即使你把赵剥皮榨干，老要饭的也懒得过问。呵呵！你知道浦口三英？”

周永旭哼了一声，撇撇嘴说：“江湖道上，谁不知那三位仁兄见钱成开？”

“但人家是侠义道名士，名震四海九州的侠客。”南乞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你知道，为钱而行使不算大罪过。”

“我不在乎他们。”周永旭冷冷地说。

“不在乎就好办，他们就在前面等你。”

周永旭丢下十两银子，向送碗筷来的店伙说：“把好酒菜取来，让这位花子爷吃个饱，十两银子该够了。”

说完，抓起长短两个包裹，扬长举步。

南乞手急眼快，长身而起，手闪电似的伸出，急抓刚被他提起的包裹。

这一记突袭，来得突然奇快绝伦，可是手指刚要沾及包裹，周永旭似乎像是肋生双翅，平空地斜拔而起，硬生生飞出两丈外。

优美地翩然而降，点尘不惊，头也不回地向南走了。

店伙惊得呆了，张口结舌如同中魔。

南乞一抓落空，颇感错愕，摇头喃喃自语：“好高明的平步青云轻功，不愧称神龙二字。这小伙子如果沦入魔道，世间能制他的人，屈指可数聊聊无几，可惜啊！可惜。”

附近全是青绿的稻田，一望无涯，小村落星罗棋布，桑林麻园点缀其间，一切皆显得生气勃勃，和平安祥美景如画。

前面路旁的一排大树下，三个中年人抱肘而立，穿了天蓝色劲装，佩了银鞘长剑，身材修伟，气概不凡。三只虎目冷电四射，打量着南下的每一个旅客。

和州是小地方，从江浦县伸下一条官道，商贾往来皆走水路直放南京。因此陆路上旅客并不多，往来的都是附近乡民，陌生的外乡人，决难逃出有心人的眼下。

周永旭抬头挺胸，撒开大步往前闯，已有了六七分醉意，脸红得像关公，口中哼着荒腔走板的词曲：“花似伊，柳似伊，花柳青春人别离，低头双泪垂。长江东，长江西。两岸鸳鸯相对飞，相逢知几时？”

三个中年人仅扫了他一眼，根本不加理睬。

他穿得寒酸，又是个灌足黄汤的醉鬼，委实不起眼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轰动江湖的名人，江湖名人谁又不神气？

他越过三人身前，突然止步，眯着醉眼打量着这三位仁兄，不住打醉叹，站着不走啦！

他的神态怪怪的，前俯后仰左看右看。

看得为首的中年人火起，瞪了他一眼，直着大嗓门叱喝：“看什么？还不快走？你这醉鬼！”

他连打两个酒呕，歪着脑袋撇撇嘴，问：“你……你们带……带了剑？剑……利不利？能……响呢！能杀人么？”

“滚开！醉昏了是不是？”另一名中年人沉叱。

他放下背上的大包裹，咯咯笑问：“你……你们是……是劫路的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第三位中年人粗野地咒骂。

“劫路，我……我也会。在……在后面用棍子敲，叫……叫做打……打闷棍。用套……套索在后面套……套脖子，叫……叫做背……背娘舅。你……你们是……”他已到了三人面前：“是偷鸡摸狗的？”

两名中年人无名火起，正想上前动手。

为首的中年人大概大人有大量，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阁下，你醉了，咱们不与你计较，你走吧。”

“谁……谁说我醉了？”他大叫。

“好，好，你没醉，你走吧。”中年人善意地说。

他嘀咕着抓起包裹，哼了一声，打了两个酒顺说：“再来十斤酒，我……也醉不了。走……走就走，你们失……失去机会了，这个包裹里有一二千两银子，劫路的居……居然没……没长眼……”

为首的中年人摇头苦笑道：“即使你带了一二万两银子，也没有人会动你的。你不要穷嚷嚷胡说八道，传出去多难听？咱们不是劫路的，而是在这里等朋友。”

“哦！等朋友？不是等仇人？”他放下包裹，显然不想走，赖在此地穷夹缠。

“没你的事，老兄。”为首中年人不悦地叫。

“等仇人，我帮你们一手。”他特袖叫，醉态可掬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叫地老二，天是老大。在南京，龙江关一剑镇江南徐千是我老二的螟蛉义子。白鹭洲神拳秦霸是我老二的徒侄辈。至于江对岸的浦口三英施智施仁施勇……唔！好像是我老二的徒孙子……”

为首的中年人正是施智，身为老大倒还沉得住气。

老三施勇是出名的霹雳火，忍无可忍，无名孽火直冲天灵盖，一声怒叫，冲上两步就是一耳光抽出。

揍一个醉鬼根本不需费劲，因此出乎毫无戒心。

周永旭就等这一记耳光，在出手行将及颊时向下一挫，耳光落空，他的铁拳已经同时攻出，“噗”一声捣在施勇的小腹上。

这一拳并不重，但出其不意挨上了，还真不好受。

他一跳而开，大叫道：“什么？你们打人？”

施勇抱着小腹，嗯了一声，蹲下起不来了。

施智吃了一惊，怒叫道：“好啊！你小子装醉扮疯，原来是冲咱们浦口三英来的。”

声落人扑进，鸳鸯连环腿发似奔雷。

周永旭不向左右闪，向后退。

一腿，两腿，三腿……连退五步，三腿落空，第四腿到了。

他在腿踢到的刹那间，左间半步右手一挥，恰好叼住踢来的腿。

“砰！”施智跌了个手脚朝天。

周永旭哈哈大笑，晃着左手的长包裹说：“瞧你，像不像个翻转身的王八？哈哈……”

老二施仁心中大澳，突然拔剑出鞘叫：“好小子，你定然是神龙浪子周永旭，咱们几乎走眼了，饶你不得，接招！”

剑发似电，锋尖指向周永旭的右肩井，认穴奇准，迅疾绝伦一剑犬不含糊。

周永旭长包裹一挥，“啪”一声击们来剑，扭身切人捷逾电闪，一把扣住施仁的右手脉门，喝声“翻！”

施仁真听话，身不由己来一记快速的前空翻，“砰”一声跌了四仰八叉。

周永旭哈哈狂笑，拾起包裹撒腿便跑。

老大施智狼狈地跃起，脸色苍白地说：“如果他真是神龙浪子，咱们栽到家了。”

老二施仁跌得不轻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追上去，不怕他跑上天去。”

施智拍着身上的尘土，苦笑道：“二弟，你还没发现人家手上留情？他只要手上抓实，你的右手恐怕早就保不住了，过了吧，即使咱们能追上他，保证灰头土脸。想看咱们浦口三英栽筋斗的人多的是，咱们何必栽给别人看？”

“可是，老赵的事……”

“咱们已经尽了朋友的情份，不能怪咱们没尽力。走吧，回

去。”

三人狼狈地北返，仍不知碰上的人是不是神龙浪子。

在南京，浦口三英名号响亮，艺业不凡，今天手忙脚乱被一个陌生年轻人一个个放翻，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狼狈已极。

乌江镇，这座凋零了的小县城，目下不再是县，而是属和州管辖的一座小镇，只有两三百户人家。

当年楚汉争雄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，遭九里山十面埋伏子弟星散，逃到这里脸皮不够厚，无脸见江东父老，放弃渡江，举剑自杀，结束了西楚的霸业。

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第一好汉，死得虽悲壮却不值得。

乌江镇因霸王之死而天下闻名，经常有些怀才不遇的武朋友，到此地的霸王庙凭吊这位一代霸王。

霸王庙在镇南，乌江在镇东，目下叫乌江浦，也就是当日乌江亭长以舟接霸王过江处。

这座庙不大，两进殿，有五六名香火道人。

朝廷的官吏与有名望的人，从来不到这座庙进香，只有附近的乡民与来自各地的武林朋友，为这座庙上柱香捐些香火钱。

镇四周往日的城墙早已拆掉了，目下改筑了一道护镇的土寨墙，比往日的县城缩小了许多。

因此霸王庙成了郊区，距镇南口约有两里左右，站在南镇门向南望，可看到庙顶的双龙镇火塔。

乌江镇的市面相当繁荣，四通八达是交通要冲。

北至南京，南下和州，东而有两处渡头过大江东岸。东北是安阳渡，对岸是南京的上元县。东南是车家渡，对岸是南京江宁的马家渡口。

西南，通向以温泉著名的平疴汤镇（香淋泉镇），与玄门弟子称为第四十福地的鸡笼山。

这两地皆是名胜区，洗温泉游福地，吸引了不少大户豪绅前来观光。

因此，市面繁荣不算意外。

十字街口有两家客栈，北是江西老店，南是鸿福客栈；东是楚汉酒楼；西是紫阳观下院。

紫阳观在镇百四五里的桃花坞，在镇内另建了下院，香火比霸王庙还要鼎盛，因为奉祀的神甚多，愚夫愚妇谁又愿意去求霸王保佑？就凭霸王两字就够吓人了。

周永旭踏入鸿福客栈的大门，已经是申牌初，他是今天最早落店的客人，弄到了一间上房。

住上房的都是爷字号人物，店伙计并不计较他穿得寒酸而有所轻视，谁有钱谁就是大爷，毕恭毕敬地送上茶水，含笑道：“大爷这间房靠近骆大爷的后花园，相当清静。请问大爷在小店，打算明晨何时动身？小的好前来招呼。”

他一面解开大包裹，一面说：“在下打算住三五天，没有事不必前来张罗。哦！贵地的酒楼好像不少，哪一家酒菜最好？”

“当然数楚汉酒楼第一，那儿的酒菜是第一流的，过往的达官贵人，皆在该处宴客。哦！那儿还有卖唱的呢。”

“好，这倒得去光顾光顾。”

天色尚早，他先到霸王庙走了一趟。

薄暮时分，他换了一身水湖绿长袍，戴了一顶平顶巾，施施然踏入酒楼。

入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，他容光焕发，谁敢说他不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公子？落店他最早，上酒楼他却比旁人晚。

楚汉酒楼共有三家店面，已经是食客如云。冠盖云集了。

楼上楼下灯火通明，酒菜香扑鼻。

楼上分为三座食厅，朴实雅洁。

他在靠梯口处的一副座头落坐，叫来酒菜，一面小酌，一面打量着全厅的食客。

十余副座头，高朋满座，只有他附近的两桌没有客人。

靠窗口一桌有七位中年食客，上首那人脸色红润，肥头大耳，一双猪眼，一张大嘴，留了大八字胡。穿绿底四花罩袍，像是很有身份的人。

主位上的人正好相反，高瘦长脸，五官倒还端正，只是嘴角经

常带着高傲的冷笑，令人不敢领教。

其他五人皆是膀宽腰圆的大汉，一看便知是保镖护院一类人物，有两个带了匕首，一个佩剑，一个佩刀。另一人腰上缠着流星锤。

高瘦的主人敬了主客一杯酒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和老如果认为没走眼，这件事包在兄弟身上，请放心吧！不是兄弟自豪。即使是长了三头六臂的武林高手，也难逃出兄弟的手掌心，何况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？如果让她溜掉，我八爪蜘蛛骆明芳今后不用混啦！”

猪一样的和老咯咯笑，说：“我当然信得过明老你，所以请你相助。兄弟事先已打听清楚，绝对走不了眼，只要你帮我断她的财路，其他的事不用你费心。”

两人的年龄不过四十出头，居然相互称为和老明老，不伦不类，听来极为刺耳。

明老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好吧，依你。是否走眼，不久便可分晓，看光景，她大概快来了。”

一阵楼梯急响，人声先到：“不许上去，快给我滚下来。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上来了不少人，领先的是个灰脸庞的小花子，手中握了一条竹根两尺鞭。穿一袭打了补丁的青直缀。登登登带跑带跳上到梯口。

蓦地回身，用硬梆梆的嗓子叫：“再胡叫，小心小爷打掉你满嘴狗牙，拆掉你这座狗眼看人低的黑店。”

追上来的两个店伙横眉竖目，吹胡子瞪眼睛，一个仍想伸手拖人、怨声说：“楼上全是有身份的人，你……”

小花子伸竹根鞭搭上了店伙的手肘，冷笑道：“你这该死的东西，你认为小爷没有身份？呸！这年头。谁有钱谁就有身份，小爷我有钱，你明白么？瞧。小爷先用金子交柜，行么？”

“啪”一声响，一锭十两的金子丢在身边的桌上，金光闪闪，又说：“你先验验看，是不是假的。”

店伙的手抬不起来，呲牙咧嘴，额上冒汗。身子在颤抖，状极

痛苦。

小花子扭头就走，向窗口的食桌举步。

周永旭的食桌在梯口。金锭恰好丢在桌面上。

他拾起塞入另一名伙计的手中，笑道：“这是如假包换的十足赤金，错不了，收下交柜吧！把财神爷往外撵，会有祸事的，阁下。”

小花子就在明老和老的邻桌落座。

明老怪眼一翻，大喝道：“小要饭的，你给我滚到远远的一桌去，听见么？”

小花子倏然站起，正待发作。

周永旭赶忙招手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过来。咱们俩一桌。在下一个。你也只有一张嘴。何必占了偌大的两张台面？过来吧！生气划不来，是么？”

小花子冷冷一笑，气消了，向周永旭走来，拉出凳落座阴森森地说：“兄台说得不错，乌江镇将会有祸事了。”

周永旭招来店伙取碗筷，向小花子低声微笑道：“不要生事，小兄弟，忍一时之气，免百日之忧，不必叫酒菜了，我做东道。”

小花子人穿得褴褛，脸灰手黑，但五官出奇地秀逸端正，一双大眼黑白分明灵活万分，啪一声将竹根鞭放在桌上，恨恨地说：“不要管我的事，他们将永远永远后悔。”

“呵呵！还在生气？酒菜下肚，再生气保证肚子疼。看开些吧！刚才你的竹根压住店伙的曲池。软竹根能发出真力，高明。可把他折磨得哑子吃黄连，何必呢？我姓周。你呢？咱们交个朋友。如何？”

小花子气消得好快。不往打量着他。脸上分了笑意，撇着嘴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是个行家。我姓吴。”

“吴老弟，想吃些什么？你小得很。不喝酒吧？”

“周兄，陪你喝半杯，怎样？”

“也好，大概你很顽皮会作怪，喝了酒可不许生事，武朋友难得的是一个忍字。”

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哼！谁惹火了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就要杀人放火？要不得。等会儿可能出事，你最好少管。”